

業力的佛教—— 一種接近解脫的宗教（二）

香光莊嚴【第六十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 ▼ 一〇六

大部分緬甸人看待涅槃的態度，基本上就可分為兩種——認為涅槃是完全止息的人，並不把它當作渴求的目標；以涅槃為追求目標的人，則把涅槃當成某種更高級的天堂。

涅槃概念的轉移

因為「涅槃」在規範性佛教中是個模糊的概念，而且它的實意意謂著（不管其意義為何）輪迴存在的止息，那麼，人們對它的態度很明顯地取決於兩個條件——他的涅槃觀與對輪迴的評價。

以「涅槃佛教」來說，若輪

迴的存在被視為絕對的「苦」的狀態，同時若涅槃（不論它還有其他的意義）被認為是「苦」的止息，那麼，涅槃在邏輯上就會成為最可意的目標。然而，若至少有一種形式的輪迴存在被認為是高度快樂的（如同在緬甸的情況），那麼，人們對涅槃的渴求，就建立在他對輪迴與涅槃相對快樂的評價上。



因為大部分的緬甸人拒絕佛教「苦」的教義，於是看待涅槃的態度，基本上就可分為兩種——那些認為涅槃是完全止息的人，並不把它當作渴求的目標；而那些以涅槃為追求目標的人，已將它的意義轉化為一種極快樂的狀態，某種更高級的天堂。現在我們就來探討這兩種態度。

〔再生比止息再生好得多〕

雖然佛教時常被文化相對論的支持者引用為所謂「民族優越感」信仰的反證，

即以「追求不死」、

「厭惡死亡」為普遍的信念，但這論點在佛教徒身上簡直找不到支持。大乘佛教（如果曾經有這樣的觀念）早已放棄涅槃是「完全止息」的觀念。上座部佛教則依某些學者的說法，仍認為「涅槃是止息」，但只有非常少數的佛教徒追隨這種信念。而在緬甸，大部分認為「涅槃是止息」的人，根本不想成就它，對他們來說，輪迴比涅槃好得多，再生比止息再生好得多⁽¹⁾。

當然，緬甸人並非是唯一認為快樂的來生優於涅槃的上座部佛教徒，所有我們的證據都顯示，這種偏好在上述部世界中處處可見。下述的態度雖然指的是泰國人，卻也是任何地方佛教徒的典型（至今他們仍被如此描述）。

一般的泰國人從不拿涅槃來自尋煩惱，甚至連提都不提它，他們相信戒行會得到升天堂（Savan）的善報，所以只談天堂而不提涅槃。泰國人會告訴你佛陀已般涅槃，但對他自己來說，他的眼中只有天堂。有學問的人會認為這個天堂就是帝釋的天界——一個非永恆的天

堂；而一般的泰國人並不考慮天堂是否永恆，它至少是個長期轉生的快樂地方，是個他不認為有什麼缺點，且

十分符合他期望的地方。

(Alabaster 1871: xxxviii)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對涅槃的態度並非是現代化、西化、都市化或任何你所認為的產物。

以上所描述的是一百年前泰國的情況，普塞爾與桑德斯（Purser, Saunders 1914:47）憑著廣泛地訪談許多基督傳教士的基礎，得出緬甸在五十年前也有相同情況的報告。事實上，如我們將看

到的，這同樣的態度在古蒲甘時代（Pagan）^[1]，也就是緬甸佛教歷史初期就有了。

那些認為「涅槃是止息」並拒絕以其為目標的緬甸人，將陷入嚴重的衝突中。所有的佛教教

義，不論是經文記載或僧侶所教導的，都說生命是「苦」，而涅槃是至善。

進一步地說，所有佛教的祈禱文都以「願我入涅槃」的期望結尾，虔誠的緬甸人時常重覆這不時從僧侶（及其他人）那兒聽到的祈願，也就是說，所有的宗教行為都應該由想證入涅槃的期

望所激發。他們確實也會加上：布施與持戒將導向更好的來生，即生於人或天界中。但是（他們

也會提醒）這些行為的結果不應與動機混淆，或成為動機的基礎。佛教徒唯一合法的目標是涅槃；宗教行為為唯一合法的動機是期望成就涅槃。如一位村民說：

若是由想投生到更好的住所而發出的行為，那麼即使是「布施」都是不好的；任何宗教行為的唯一動機必須是成就涅槃，其他都是不善的。



另一人則說：

虔誠的人只祈求涅槃；不會為富有或生到其他的住所而祈禱。如果祈求這些，他們就不虔誠。

因此，每位緬甸人都已學會使用這種涅槃佛教的修辭模式，而許多緬甸人也已充分內化這個目標，並會對他們源自於非涅槃動機的佛教行持感到罪惡(2)。然而，他們對涅槃的渴望只不過是傳統辭彙的表達，而非個人的

心願。事實上這種實如此，因為許多

緬甸人已失去了比丘與其他人所強調的涅槃理想——即祈求涅槃是佛教行為唯一的正確動機。

這的確如此，因為人們所要的是功德的結果（更好的來生），但他們被警告說這是不正確的動機。不管動機正確與否，緬甸人還是不想追求涅槃，因為涅槃若意指存在的息滅，對當中較有思想的人來說，在規範性期望與個人希望的衝突間，產生了極為痛苦的矛盾。

這點野畿村村長（在其他人中）強烈地表達了出來，當他回答我的問題時，他說比較喜歡涅

槃而非生為富人。然而，因為他

之前說過涅槃意指「完全的止息」，我就問為什麼「息滅」會吸引他？他笑了，用一種特別的緬甸式尷尬笑容，並壓低了聲音告訴我，事實上他比較喜歡富有的來生，但他似乎不應該承認這項偏好，因為如果公開承認這件事，他就會被人稱為「邪惡的人（Lu-tso:u）」。他接著以一種為難的語氣來談論涅槃，他說：「真是不了解！渴望『虛無』（Da-hma. Mash:bu）真的很難理解，而且非常、非常難以接受。」(3)

當緬甸人表達這種異端的眼光

法時，身為一個好的佛教徒會感到罪惡與尷尬，他們大部分會接著說希望有個快樂的來生，並不表示絕對不要涅槃。他們說這樣只是短時間內希望獲得來生的快樂，若擁有之後，就會想趣入涅槃了。他們並沒有拒絕涅槃，只不過是像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處理「獨身」這件事一般，不過是想延後罷了。

這種態度很明顯地，與他們幾乎十世紀前古蒲甘時代的祖先表現類似。下面的碑銘（還有許多類似者）記載著一位祈願者行善後的禱辭：

此時，在我因所做的大善行而入涅槃之前，願我來世為人，而且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快樂。或者化作精靈，願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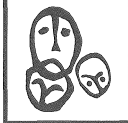
多采多姿，擁有比其他精靈更眩目的光明與殊勝的美麗。更特別的是，願我長壽，免於疾病，擁有可人的膚色、悅耳的聲音與美麗的外表，願我為所有的人、精靈所喜愛與尊敬。金、銀、

寶石、珊瑚、珍珠等無生命的寶貝；象、馬種種活著的寶藏——願我擁有很多很多。憑著我的力量與榮耀，

我將因壯大的隨從、名氣與光彩的成就而神采飛揚。不論我生在何處，願我充滿神聖的恩寵、慈愛、信心、虔誠、智慧等，不知道任何的痛苦。在我嚐到、享受到這種種精靈的快樂之際，當神聖的解脫法則召喚聖潔的果實成熟之時，我終將進入平靜、幸福的涅槃。（Ray, 1940:165）

〔涅槃什麼都沒有，那誰要涅槃？〕

然而，某些緬甸人甚至不為



涅槃的教說尋找藉口，就直截了當地否定了它。如一位政府工程師所說：

涅槃不適合我。涅槃指的是沒有動作，沒有動作的地方就沒有行為，那我會覺得很無聊。

另一位受訪者是商人，與前者一樣是仰光的居民，他這麼說：

在涅槃裡，既沒有身體，也沒有靈魂，什麼都沒有，那誰要涅槃？

既然大部分視涅槃為止息的

緬甸人，都求助於一個世俗的目標，也就是來世成為富人或天神，而拒絕了它，那麼須特別注意的是：當直接地問他們，如同我依照一個佛教訪談的計劃表來問「你期望的來世是什麼」時，絕大多數（野畿村的家長）回應是「涅槃」（見表一）。

因為抽樣的回答似乎與非訪談時（實際的生活）的表現矛盾，我們有必要再進一步地討論。

〔你期望的來世是什麼？〕
訪談調查〕

根據我的判斷，在正式的訪

談中，「涅槃」的回應佔多數的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是規範性與言辭上的壓力，暗示了以上的回答，受訪者會認為「涅槃」將是多數人的答案。事實上，若考慮這些壓力，這回應的種類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多。若不管這些壓力，只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男性和百分之五十六的女性渴望涅槃。

如我們所了解的，第二個影響調查結果的因素是，許多緬甸人並不視涅槃為止息，而是一種極快樂的狀態，類似色界天或甚至更幸福的狀態。對那些視涅槃

為天堂般的超級樂園的人來說，這訪談的回應就完全與他們在非訪談時所表達的救世期望一致。

對表示渴望涅槃的

大部分受訪者來說，他們確實將「涅槃」視為某種超級的天堂，可從表一的內在證據中找到支持。既然男、女性在回應上有明顯的差異，我們就依性別來個別地探討他們的回應。

若暫時不管涅槃，而探討表一中第一選擇以下的其他答案，我們

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對於男性來說，成就某種物質快樂的主題，幾乎遍及他們所有的人。因此，

投生為富人、明咒師（Weikza）與天神等，囊括了男性主要的回應。除了「成佛」以外，其他

【表一】

野巖村民對「你來世希望成為什麼？」的回答。

〔第一選擇〕

希望	男性	女性	總數
涅槃	61	43	104
富有	8	6	14
明咒師	3	0	3
佛陀	2	0	2
農/工/商	2	0	2
男性	2	16	18
天人	2	1	3
與今世相同	1	0	1
不入地獄	1	0	1
不知道	1	2	3
富有的男性	0	7	7
聖者（有學）	0	1	1
僧侶	0	0	0
富有的女性	0	0	0
	83	76	159



的回答也都屬於投生到物質享樂的範圍中（雖然強度比較低）。簡單地說，不以涅槃為第一選擇的百分之九十的男性，由對來生的選擇中，投射出一種追求享樂的目標。若是如此，有鑒於「涅槃」是一種刻板回答的事實（而且它的意義甚至模糊不清），那麼許多以「涅槃」

為第一選擇的人，是將它視為一種超級天堂，至

野鬮村民對「你來世希望成為什麼？」的回答。

〔第二選擇〕

希望	男性	女性	總數
富有	19	7	26
涅槃	10	4	14
僧侶	5	2	7
天人	3	2	5
男性	2	7	9
富有的男性	2	4	6
聖者（有學）	2	0	2
農/工/商	1	0	1
明咒師	0	0	0
佛陀	0	0	0
與今世相同	0	0	0
富有的女性	0	1	1
不知道	0	1	1
不入地獄	0	0	0
	44	28	72

少也是近乎合理的。

當審查他們的第二選擇時，我們會發現這解釋的似合理性大

大地增加了。如同圖表所顯示的，他們的第二選擇全面顯現出追求享樂的目標。因此，得出第

【表三】

以「涅槃」為來生第一選擇的
野巖村女性受訪者的第二選擇

希望	人數
富有	20
工作	4
涅槃	3
其他雜項	3
天人	2
聖者（有學）	2
	34

【表二】

以「涅槃」為來生第一選擇的
野巖村男性受訪者的第二選擇

希望	人數
富有	20
工作	4
涅槃	3
其他雜項	3
天人	2
聖者（有學）	2
	34

一選擇是以追求享樂（甚至

更多是如此）

(4) 來認知的結論，是十分合理的。

這結論同

樣得到那些以「涅槃」為第二選擇的十位

男性的第一選

擇的支持，雖然並沒有顯示在圖表中，但

他們有一半是

以享樂的目標（財富、天人、明咒師）作為第一選擇。

對許多緬甸人來說，「涅槃」

意謂著某種超級天堂的說法，甚至受到女性受訪者更強烈的支持。毫無例外地，在表一中所有

表達了喜好（當中二位說不知何種

來世為其所好）並不以「涅槃」為第一選擇的女性，都指出屬性是享樂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表三），第一

選擇為「涅槃」的百分之八十九，其第二選擇很清楚是享樂主義的目標。(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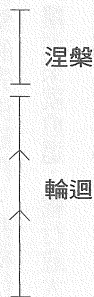
〔從輪迴到涅槃觀念的轉換〕

比這些調查結果更有趣的是：大部分渴望涅槃的緬甸人，因為他們已經把涅槃佛教在享樂上的二分法，轉變成享樂的連續（也就是從最底層極苦的地獄到極樂的涅槃），也就有意或無意地破壞了輪迴與涅槃在存有論上的二分法。即使認為輪迴與涅槃在存有論上是不連續時，它們也不再被視為是由兩個分開的層面所組成，而是在同一層面上佔據不同的位置。以圖來表示的話，涅槃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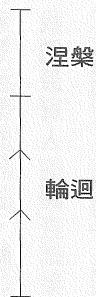
在（圖四）存有論上平行關係的二個層面，變成在存有論上連續（圖五a）或不連續（圖五b）的單一層面。

在涅槃佛教的平行層面中，從輪迴到涅槃是無路可走的（圖四），通往每一層的認可都受到一組不同的條件與資格的控制。若輪迴的先決條件是業（或更精確地說是福行或非福行），那麼入涅槃的先決條件就是業的止息。而這些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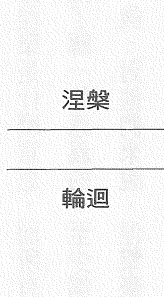
【圖五b】



【圖五a】



【圖四】



就依次建立在不同的資格上：前者的資格從倫理上看來是指適切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行為；後者則是禪修。

對業力佛教來說，即使認為輪迴與涅槃兩者在存有論上不連續，仍意味著同一層面上的不同地點而已（圖五b）。涅槃，如其

本然，是始於輪迴終於涅槃這條路上的最後目的地。如同一位受訪者所說：證入涅槃就像搭火車，好比從曼德勒到仰光的旅程中，火車沿途會經過很多站。同樣地，旅行到涅槃也會經過很多「站」，也就是一系列的居所，每

一站都比前一站更快樂，直到極樂的涅槃實現為止。

許多緬甸人認為輪迴與涅槃處於同一層次，這點不僅是從他們視涅槃為天堂的觀念推斷而出，也是從他們相信兩者都需要同樣的先決條件與資格才能進入來推斷。

這觀點與止息福德與非福德才能入涅槃的涅槃佛教不同，緬甸佛教堅持涅槃與輪迴一樣，都是靠福德的累積來成就。當我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關心福德時，抽樣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老參的佛教徒都說：因為想證入涅槃。

依他們的看法，福行同時是輪迴與涅槃的先決條件；非福行愈大，離涅槃就愈遠；福行愈大，則離涅槃愈近。(6)

在末談論孩子們對這佛教中心概念的看法如何之前，我還不能結束對涅槃的討論。關於此點，我們最驚人的調查結果發現，從七歲到十二歲的十九個小孩的抽樣中，十人堅持他們從沒聽過涅槃，三人雖然聽過，但不知道涅槃是什麼意思，而所有聽過且了解一些意義的，至少都是十一歲。對他們來說，涅槃毫無例外地被認為是個超級天堂。在



涅槃裡，他們能享有天堂一切美好的歡樂，就好像一位小女孩所說：「涅槃是最享受的生命形式。」（下期待續）

【註釋】

(1)雖然大部分認為「涅槃」是止息的緬甸人，並不以其為追求的目標，但也並非全部如此。我確實遇過某些少數的緬甸人——他們幾乎全是比丘，真的渴望入涅槃，因為他們視其為「止息」。他們多半不快樂且厭世，唯一的希望是結束他們的痛苦。例如有位

（住在禪寺的）比丘說
他投注大部分的時間

於禪修，以期能進入他定義為「止息」的涅槃。當我問他為什麼渴望止息時，他說：「諸事皆苦，因此止息比輪迴好得多。」

或舉另一個例子來說，有位在家人（後來也出家了）說他想要入（定義為「止息」的）涅槃，因為「只有在涅槃中才沒有苦」。當我問他是否找不到任何身體活動的快樂時，他回答：「是的，根本沒有快樂，

不管是吃、性、睡等都是如此。」接著我問他，有沒有其他種類的快樂呢？難道沒有從孩子那兒得到快樂嗎？（我知道他十分喜愛他的孩子）

針對這一點，他說與他們在一起當然很快樂，但「終究他們也給我苦

受」。

令人注意的是，這兩位與其他少數將「止息」當作渴求目標的人，似乎都有嚴重的沮喪。他們不像一般的緬甸人，至少外表上看起來是友善且快樂的，這些人表現出明顯的退縮，或以醫學來說是——

沮喪。如果「延續」意謂著（如同對他們的影響）與深度沮喪連結的痛苦，那麼他們追求止息而非「延續」，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理論上來說，厭世並不需要成為那些歡迎「止息」，或至少將「止息」作為可接受目標者的唯一模式。也有過了好幾世圓滿生活的人，準備迎接死亡（對來世不抱任何

期望），因為，如同《聖經》上所說

的長老們，他們已「過足天年」

（《創世紀》25:8）。然而，一般來說，

無論在緬甸或其他的地方，從經驗

上來看，這理論的可能模式都是不

存在的。

(2) 要看出罪惡感並不難。就在我們

兩人都奉獻了建塔基金後，我的房

東村民說，他希望我們來世會有富

有的果報。但我說並不希望富有，

而期望入涅槃時，他很顯然地變得

難過了起來。

我相信這兩個原因：身為虔

誠的佛教徒，他應該自己表達入涅

槃的期望，他的不舒服來自於那非

正統的期望，無疑地被非佛教徒批

評，而感到五味雜陳。

(3) 就這點來說，更有趣的是一位普

通的村莊僧人的談話。他一方面煩

惱著要符合涅槃的理想，另一方

面，又很明顯地享受著目前的生

活。

在長時間的訪談中，他承認喜

歡目前的比丘生活，所以若不管比

丘生活中的挫折，他仍願來生成為

比丘，而非成就他認為是「止息」

的涅槃。但他接著說並不知道自己

來世的命運如何，他可能會生為動

物或其他更苦的形式，與其要面對

這種偶然性，他寧願選擇涅槃，儘

管它意謂著「止息」。

(4) 更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他們尊敬

僧侶，並普遍接受寺院生活是入涅

槃的重要媒介的觀念，但只有很少

數的人表示願意來世為僧人。

(5) 對於女性最重要的一個調查結果

是（但更完整地討論要延到後面的章

節），許多人希望來世生為男性。生

為男性僅次於涅槃，為出現最多的

第一選擇，而且，對那些以涅槃為

第一選擇的人來說，在第二選擇中

它也是最多的答案。

確實，生為男性幾乎充斥於所

有女性受訪者的回應中。在不是單

獨地提出或明示之處，就與其他特

性結合在一起而表現出來，譬如

「富有的男性」；另外也隱含在比丘

以及「富有」的回答中（因為在村裡



有錢的通常是男性)。

身處於世界上最解放婦女之列的緬甸女性，希望來世為男人，雖然十分矛盾，但並不令人吃驚。男性被兩性公認為比女性優秀，我從一位女性那兒第一次聽到緬甸人的俗語：「一隻公狗還勝過個女人。」這位女士或許是村中最解放的女人，當我提出她本人看起來並不太相信這個諺語時，她表現出明顯的敵意。

男性的優越可由許多方面來說明，也就是只有男人可以成佛、男性比女性「更高貴」、男性比女性有更快樂的生活、女性

有生小孩的工作等等。

(6) 在這點上，我們很有趣地觀察到，沒有一位受訪者相信他們已有足夠的功德，能在下一生入涅槃。

【譯註】

[1] 蒲甘王國 (Pagan)，別譯為「巴岸」。西元九世紀時，緬甸的驃族王國 (Pyu) 滅亡後半世紀，原驃族王國與留在悉里察怛羅 (Sriksheṭṭa) 之驃族後裔共同建立了蒲甘王國。

十一世紀時由亞諾拉塔 (Anawraha) 稱王，為該國的極盛期，西元一二八七年為元朝忽必烈征服而亡國。見《世界百科全書》，光復書局，民國七十五年，台北。

[2] *weikza* 一字來自於巴利語中的

vijā，可譯為「明」、「智」、「咒文」、「魔法」等。*Weikza* 事實上可由另一字 *weikzadou* 來說明，即巴利語的 *vijādhara*，為「持明者」、「魔法師」、「明咒師」等意思，本文中統一使用「明咒師」一詞。請參見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1, p.574, ed. By Mircea Eliad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 Y.。

編者按：本文摘譯自麥爾福·史拜羅 (Melford E. Spiro) 所著《佛教與社會》(*Buddhism and Society*) 一書。文內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